

翁同龢文獻叢編之三

內政·宮廷

(上)

翁萬戈 輯

上海遠東出版社

翁同龢文獻叢編之三

內政・宮廷

(上)

翁萬戈 輯

 上海遠東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內政·宮廷(上、下)/翁萬戈輯. —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 2014

(翁同龢文獻叢編之三)

ISBN 978-7-5476-0695-7

I. ①內… II. ①翁… III. ①政治制度史—中國—清代 IV. ①D691.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75444 號

翁同龢文獻叢編之三

內政·宮廷(上、下)

翁萬戈輯

策 劃/徐忠良 責任編輯/徐忠良 劉麗娟 裝幀設計/李 廉

出版: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遠東出版社

地址:中國上海市欽州南路 81 號

郵編:200235

網址:www.ydbook.com

發行: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上海遠東出版社

製版: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

印刷:南京前錦排版服務有限公司

印刷:崑山亭林印刷責任有限公司

裝訂:上海文藝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889×1194 1/橫 16 印張:84.25 插頁:6 字數:672 千字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6-0695-7/G·631

定價:650.00 元(上、下冊)

版權所有 盜版必究(舉報電話:62347733)

如發生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零售、郵購電話:021-62347733-6538

《翁同龢文獻叢編》新版序

《翁同龢日記》及《翁同龢文獻叢編》是我高祖翁同龢留下的兩大原始歷史資料。《日記》最全、最確的簡體字排印本在二〇一二年由上海中西書局出版，全八冊；而《文獻叢編》雖在一九九八到二〇〇三年五年間由臺北藝文印書館以影印方式陸續出版，但不易達到全國的讀者。現在上海遠東出版社，在徐忠良先生主持下，將發行新版，我不勝鼓舞，樂為之序。

一、《文獻叢編》六集八冊，其第一集《新政·變法》是為應合常熟翁同龢紀念館在一九九八年紀念戊戌百周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變法）開會時贈送參加的人士首先出版的。其餘五集七冊，大致按其內容與時代列次。為了介紹每集的內容及加深讀者對其瞭解及認識，我敦請了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孔祥吉、故宮博物院朱誠如、山東社會科學院戚其章和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王道成四位學識深廣的近代史學家為《文獻叢編》相應各集撰寫序言。他們的思想、評論、意見，已成為《文獻叢編》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此請讀者特加注意。

二、翁同龢的簡歷、翁氏家藏文獻的形成，我之以玄孫身份繼承遺產，而受到幾代先人的教養，得以保存這些歷史文獻，已見於《緣起》。其中也包括我對各位親友賜助的至誠謝忱，茲不贅述。現在願補充一下個人在救護、保存、整理、發表這份不平凡的遺產時的衷心的感念。我並沒有學歷史，但敢於承此重任，全靠「家教」。四歲入私塾時，老師大概都是前清的舉人或秀才，教授法很單純，就是背書。第一本是《詩經》，第一句是「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繼之為「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以及節選的《史記》《漢書》，一直到《古文觀止》中自東周到明末的散文名篇。可是到了一九二六年，本生父親翁之憲（一八九六—一九七二）因職務變動由天津遷到秦皇島。我們三兄弟（大哥開慶，二哥傳慶，我行三，原名興慶）的家庭教師受過新教育，能畫地圖，使我們除傳統的國學外，也略知地理、數學等科目，這也使我們在一九三〇年回到天津後，可以入新式的初中學校。兩位兄長入了北平（即北京）

匯文中學，而我因年幼，留在家中，入了新創的天津公學第一班初中（今耀華中學）。那時的國文教員鄭炳勛（字菊如，一八六七—一九五四）站在我的座位前注視我作文寫字，非常賞識。到了高中一年級，我加入了北平匯文中學大哥、二哥的一班，在教師鄭騫（字因百，一九〇六—一九九一）的訓導下，鑽研文史，同時在圖書館裡大量閱讀『五四』運動後的白話文學，從胡適、魯迅等到巴金、沈從文。到了一九三六年考大學的關頭，除得到保送燕京大學（今并入北京大學）英國文學系外，又考入了南京中央大學劉敦楨教授主持的建築系，而父母及過繼的母親強春卿夫人（她的丈夫翁之廉，即我的二伯父，在一九一九年去世前選我為嗣，使我成為翁同龢的玄孫）認為上海離常熟近，我應該試一下當時最難考入的上海交通大學電機工程系。考畢自查物理、數學兩項——學工程的基本科目，我只各得了六十分，沒有希望被錄取。想不到的是考國文的題目《周易以上古製器物者為聖人論》對我沒有問題，兩小時間我憑空寫了一篇文章，竟得到交大國文系主任陳柱（字柱尊，一八九〇—一九四四）的青睞。他是那時交大校長黎照寰（一八八八—一九六八）的好友，他提出招生的人才主義，把我收入交大。可是這意外的機遇，對我並不完全合適，因為我的興趣不在工程。在交大的兩年，我學習成績猛進，得以在一九三七年日本全面侵華後，從上海租界乘船赴美，轉入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而且只再念了兩年就獲得了碩士學位，然後在紐約擔任了幾個月的工程職務。到一九四〇年底，我決心放棄工程，重回到文學、歷史、美術的領域，而主要服務範圍當然是偉大的祖國。

三、上述是我從事整理家故的基本準備，但另一種同樣重要的學習、修養及經歷是在故鄉常熟的生活體驗。我本生父母同過繼的母親對我的教養有明確的安排，即一切教育到高中畢業，都是跟隨兄長，在天津與北平；只有家庭大事，在我負有『孤哀子』『承重孫』等頭銜的時候，纔回到故鄉，執行典禮。在那些日子裏，我就住在綵衣堂，其大廳仍是明代建築，全部房產是翁同龢的父親翁心存為孝養母親在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購置的，取老萊子綵衣娛親的故事而名。我依稀記得在只有幾歲的時候，住進了綵衣堂大廳後的房間，而那時常熟仍在『中古時代』，沒有電、自來水、柏油路及一切近代的設備，只有煤油燈、馬桶、井水、拱橋、轎子。大堂的門檻高，幾歲的孩子必

須爬纔能過去。後來回鄉多次後，發現隨着時代的不斷進步，這裡除了水、電、洋車之外，還仍然保持了一些晚清風味，譬如木船。有一次，我陪着過繼的母親（『好娘』從綵衣堂の後門上船（船分首、尾、中、後艙數部分），由前後兩名船夫撐竿、搖櫓，一直乘行到上海。我睡在中艙的板床上，一夜聽水聲在枕底，其風味至今尚念。又如我十幾歲時，『好娘』爲我雇了一隻小船，整天遊虞山下的西湖，午餐也由船夫供應。每到一個景點，就停船上岸觀賞，使我憶及高祖在他日記中描寫的各洞、岩、寺等名勝……這也是我編輯這部《文獻叢編》的經歷準備。

四、一九四一年尾，日軍突襲珍珠港，美國聯合中國向侵略者開戰，我以既有中國方面的知識又具電影的技術獲邀參加美國軍部的特殊電影機構，編製『我們爲何作戰』系列中《中國之戰》一片。影片接近完成時，又被聘爲美國國務院的顧問，利用羅斯福總統緊急款項，特創了譯製美國電影送到戰時陪都重慶，藉以溝通兩國間的瞭解。這項工作持續了三年，而我也自然地變成了留美的華僑。但我不斷地與祖國聯繫，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投降後，我仍推進電影事業，而且有機會在紐約結交了美國政府邀請的中國文化界名人——孫瑜、老舍、司徒慧敏、葉淺予、戴愛蓮，而且同後三位合作拍攝了十分鐘的短片《中國民間舞兩種》。之後司徒先生加入了我的小組織：中國在美電影企業公司。這對我在一九七九年回新中國後的文化活動有莫大的幫助。書歸正傳，對於在美國安全保存翁氏家藏古籍、書畫及文獻的工作，最重要的人物是我已故的老伴程華寶。

五、一九四三年，當我爲美國國務院譯製解說美國情況的電影時，得到資金創作新片，包括拍攝《鎔美鑄華》——介紹中國學生在美留學情況，從晚清的容闈（一八二八—一九一二）到二次大戰期間的同學。此片規模較大，於是我回到自己學習電影技術的紐約哈蒙基金會（Harmon Foundation），請其主持，包括聘用已畢業的中國留學生，分任寫作、攝影等工作。留學生一共三人，包括剛從著名女校布林茂爾（Bryn Mawr）英國文學系畢業的程華寶。她負責搜集資料，接洽被選入內容的機構、人物，以及編寫影片的解說詞，等於做我的第一助手。在天天面談商討的情況下，兩人發生愛情，在一九四四年結婚，婚後仍然是密切合作。日本戰敗後的中國，陷入了國共兩

黨的内戰；我在紐約的企業當時發展相當順利，很難抽身回國，但華寶決心回上海省親，在一九四八年春間携三歲女兒以思乘船先歸，當然我立即追隨，在同年六月乘美國西北航空公司的 DC-3 飛機自紐約飛抵上海。拜見華寶父母後，我們三人先謁「好娘」，然後北上天津看望我的本生父母及兄弟、姊妹和侄兒、侄女。馬不停蹄，我同華寶到了北京，拜訪表親王錫桓夫婦，被邀晚餐時，碰到了國民黨自遼寧敗退的兩員軍官，坦陳蔣介石在軍事方面大勢已去。第二天我就同華寶回到天津，將存放在該地長期租房中的「家藏」選擇包裝（由我本生父母及大哥翁開慶大力協助）。安排華寶及以思坐火車回上海後，我帶着「家藏」搭乘開灤礦務局的小運煤船南下，抵滬後將「家藏」都集中於「好娘」在上海所租的「弄堂房子」裡。八月間國民政府發行金圓券，造成空前的通貨膨脹。到了十一月，我帶着華寶，以思坐上最後一班由中國飛美國的西北航空公司飛機回到紐約。而「家藏」則在事前安排航運——到達時間的懸殊使我及華寶夜不安寐長達一月之久。終於，十二月十八日得到安全運達紐約的船運公司通知。

六、爲了確保最高等級的安全，我倆立即在紐約出名的儲藏大樓租了一間防濕防火防盜的庫房，將「家藏」保存其中。經過了二十八年，我們決定自紐約遷到美國東北角新漢普沙州（New Hampshire）的小鎮萊姆（Lyme）的一片位於小山半腰的林居中居住；自己開闢園地，在一條小溪旁建造房屋，稱「萊溪居」。除珍貴的書畫存入附近的銀行保險箱外，大部分文獻都存放在自己設計、營建的書房畫室中。一九九七年初，得到臺北藝文印書館主持人嚴陳鳳嬌女士的同意，開始《翁同龢文獻叢編》的出版工作，而編輯工作繁重的細節就是把文獻原稿一頁一頁地複印，寄到臺北去設計、印刷。這種極其需要聚精會神地心手相應的工作，都歸了華寶。她在我們自備的大複印機旁，不辭勞瘁地站着一頁一頁地操作，尤其注意那些已經破爛或極脆弱的原件。她的功績不見於這全部《文獻叢編》六集八冊的任何表彰。念及她已在二〇〇三年去世，同我合作近六十年，留下的著作不止於此，我怎能不潸然淚下！

撰寫此序時，不免仰首看到牆上懸挂的高祖所書四扇屏，寫給我本生祖父斌孫的三弟順孫（字寅臣），顯然是大字的訓言，節錄如下：

近來爲學何如，想不免趨時，然亦須多讀史，務令文字華實相副，期於適用乃佳……海外亦粗有經籍……姪孫應熟看前後漢史、韓柳文。

壬辰夏五爲寅臣姪孫 瓶叟（時合一八九二年六月）
我們家傳的歷史感，就是我編輯出版這部《文獻叢編》的動力。

翁萬戈寫於萊溪居
二〇一四年一月，時年九十五歲又半

緣起

在十九世紀入後幾十年中，以道光二十年庚子（一八四〇）鴉片戰爭為歷史上的分水嶺，清朝統治下的中國急劇地走下坡路，每況愈下地陷入了甲午戰爭（一八九四）的莫大危機，使有頭腦有熱血的朝野人士認清了只有變法圖強，纔可以免於亡國之禍。在這種極其艱難的環境中，翁同龢（一八三〇—一九〇四）從一甲一名進士出身到兩任帝師，歷官刑部、工部、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參與了一系列有關國家安危的重大決策，終於在戊戌變法的前夕，被開缺回籍，結束了四十二年的從政事業。身為晚清政局的中樞分子之一，他鞠躬盡瘁地設法保全國土，改變頹局，但崩潰的大勢遠勝於革新的志願和努力。這位近代史上的一位關鍵人物，終不能免為突出的悲劇性人物。

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教材分經、史、子、集四大類，而史是骨幹：經裡不能無史，子、集更不能脫離史。翁氏精通史學，而且以史為教授皇帝的主要工具。他深深體會歷史的意義，所以一生記錄極勤：最特出的是他的日記——自咸豐八年戊午六月二十一日（一八五八·七·三十一）到光緒三十年甲辰五月十四日（一九〇四·六·二十七），幾乎整四十六年，包括了他整個從政時期及罷黜後的六年，在他逝世前六天纔絕筆。這部第一手歷史資料在乙丑年（一九二五）由張元濟先生交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臺灣商務印書館在一九七三年據此縮印），在一九七〇年臺北趙中孚先生曾編輯此日記的排印本，後來北京中華書局陳義傑先生又點校新的排印本，陸續出版。在中法越戰期間，他受命初次入軍機，加寫《軍機處日記》：起自光緒九年二月初一日（一八八三·三·九），訖於次年三月十一日（一八八四·四·六）；在一九三八年由收藏者燕京大學圖書館影印出版。其實，除這兩部日記（一大一小）之外，他還留下了大量的文獻：隨手記、奏稿、議摺、信件、輿圖及他經手負責的他人奏摺、說帖等等。這些若非他的手迹，就是他過目的文件，總之，都是第一手資料，值得近代史學者的探索與參考。不過這些文獻分散在各處，近百年來損失的數量也必可觀。除去已歸公有的圖

書館、博物館及檔案館的那些資料之外，恐怕最大的一部分就是『翁氏家藏』的這一組。而這裡所謂『翁氏家藏』的範圍，需作下述的解釋。

翁同龢字聲甫，號叔平，又號瓶生及瓶廬，晚年常用松禪，諡文恭，所以他的著作、書畫在出版時，常標『翁文恭公』『翁松禪』或『松禪老人』。他的父親翁心存字二銘，號邃菴，官至體仁閣大學士，爲同治帝師，卒諡文端。長子翁同書（即翁同龢長兄），字祖庚，號藥房，官至安徽巡撫，卒諡文勤。次子翁音保，早卒。三子翁同爵，字玉甫，官至湖北巡撫。翁同龢最幼，無子，由同爵子曾翰嗣；曾翰的長子安孫又無子，由同書的曾孫之廉嗣；之廉無子，由同書的玄孫興慶嗣——而我就是興慶，自號萬戈。因此，我的本生世系是高祖同書，曾祖曾文，祖斌孫，父之熹；而族譜上的世系是高祖同龢，曾祖曾翰，祖父安孫，父之廉。在中國的社會制度下，我繼承了松禪老人的遺產，包括故鄉常熟、翁氏故居綵衣堂（在一九九〇年捐獻常熟市人民政府後改爲翁同龢紀念館）、古籍、書畫，以及前面所述的文獻。我生於一九一八年，而次年我過繼的父親之廉，即我的二伯父就去世了，這些『紙頭紙腦』的遺產就一直保存在我過繼的母親（即我的二伯母）在天津長期租用的房子裡。但她主要住在常熟綵衣堂，其中仍有不少文物。自一九三七年日本發起全面侵略戰爭以後，我們到上海租界避難，綵衣堂就不再是住宅；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後，它被改爲傷兵醫院，其後又經過『文革』，堂內所藏的什物與資料基本上毀散無存。我在一九三八年從上海交通大學轉到美國普渡大學，畢業後從事教育電影工作，一九四八年重返故國，在天津初次檢點由松禪老人傳到我的這一部分古籍、書畫及文獻，裝箱運上海，然後在接近年終混亂的局面下，由海運到了美國。這批文獻基本上就是本叢編所指的『翁氏家藏』，可以說是狹義的『翁氏家藏』。

在此必須提起另一組翁氏家藏的翁氏文獻，一向保存在我本生高祖同書一支的家裡，其原來的數量相當可觀。尤其是因爲祖父斌孫是松禪老人得意的侄孫，所以他得到不少珍貴的松禪手稿及資料。一九五〇年父親翁之熹將北京圖書館趙萬里、高熙曾兩先生所選的家藏善本悉數捐獻，其中也有很多翁心存、翁同書及翁同龢撰寫、編輯及批注的文獻和稿件，例如翁心存撰《知止齋遺集》二十二種稿本，共一百十一

冊，及翁同龢輯撰的《瓶廬叢稿》二十六種稿本，共三十冊。那時我大哥開慶侍父在場，他還記得父親談及常熟綵衣堂夾壁中尚有藏書，可能幸免兵燹；趙先生當即前往搜尋，聽說有所收穫，也歸入北京圖書館。這些當然已不在現在『翁氏家藏』範圍之內。至於父親留下的少數祖先遺迹，又受到『文革』時的抄掠破壞。即使如此，還有一些歸還到開慶兄及永慶、銘慶兩弟手中，如殘存的《松禪年譜》（自訂）及松禪老人寫給斌孫的很多封信。這一部分『翁氏家藏』的殘餘，在適當的地方可能也用在本書編之內——自然要標明目前的藏主。

現在要談到整理『翁氏家藏』翁同龢文獻的過程。從一九四九到一九七八這三十年中，我在紐約一家最安全的儲藏庫裏租了一間小儲藏室，安置這些久存天津的先人遺物。然後我決意脫離城市，在美國東北角的新漢普沙州一個萊姆小鎮的山間自己設計建造屋舍；小溪映帶，因稱『萊溪居』，而基層全部是藏書及工作之所，具備了展開文獻從事整理的條件。一九七九年在去國三十一年後初次有機會重返故土，在天津和北京與闊別的開慶兄、永慶及銘慶兩弟歡聚，在常熟又踏上了綵衣堂的門檻。回憶我兒時一直受本生父母的教養，在私塾與開慶大哥（長我三歲）、傳慶二哥（已故）同學，到了北京匯文中學高中又同學三年，時常一同工作，於是提議請大哥大嫂到萊溪居小住數月。第一次在一九八一年，我們開始整理家故的工作，但進展不多；第二次在一九八九年，努力完成了總目錄；而主要的是在第二次一九九六年，從六月起，大哥差不多每天都翻閱、檢點、分檔，而且有些比較重要的項目，他把稿本的行草書『譯』成正楷。這樣持續了約六個月。所以這叢編的基本整理工作，是開慶大哥的功績。

關於編印本書叢編的構想，我懷之已久，但總達不到成形的地步。一九九四年五月下旬，常熟市政府和中國史學會聯合主辦了『甲午戰爭與翁同龢學術討論會』，以紀念甲午中日戰爭爆發百周年及翁同龢去世九十周年。我在會場上發表一短篇《翁氏家藏文獻述略》，報告截至該時這組歷史資料部分公開發表的情況和日後規劃進行的工作綱要。這個可以簡括為下列三條：

（一）供國內外一些專家學者利用，以書及雜誌的方式發表，例如謝俊美

教授的專著《翁同龢傳》；

(二) 以影印方式將原稿整理成集後陸續出版，這是繼先父經手影印《翁文恭公日記》《瓶廬叢稿》等之後的工作，以供學者研究；

(三) 以專著的方式編印《翁同龢書畫集》《翁同龢所收古代書畫集》《翁同龢所收古籍善本目錄》等。

顯然，本叢編就是上述第二條的具體實現。

綜觀全體資料，大致分為兩大部分：一是從政方面，一是個人及家族方面。而本叢編只限於前者，把後者留待異日處理。再分下去，從政方面的資料可列為六集：

一、考試及國子監

二、內政·宮廷

三、中法越南問題

四、甲午戰爭

五、中德、俄、英交涉

六、新政·變法

從這六集的標題，就可以看出其中的一半是應付列強的侵略壓迫，而最後一集則達到變法圖強的覺醒。明年是戊戌變法的百周年，所以首先編印《新政·變法》這一集，以資紀念。其他各集，當陸續出版；因每集的內容有其獨立性，所以并不一定按照以上的次序與讀者相見。我去國將近六十年，學識有限，幸得許多益友之助，纔能擔起這件工作；可是錯誤難免，敬希賢達指教，以備在日後改正。

最後，我特別感謝下述幾位對我的鼓勵與幫助：家兄翁開慶的整理標目，是完成叢編的基礎工作，我在前面簡略談過。他在萊溪居時孜孜不倦，日復一日，我們一齊研究、探索，恍如童年及少年時代同窗之樂。雖然多半時間我們遠隔太平洋，但在頻繁的書信中，也不斷商討這些整理家故的事項。可以說，這部叢編是我們兄弟合作的

成果。其次是中國近代史學家孔祥吉先生，他對戊戌維新運動有專著，目前被邀在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從事專題研究，使我有機會時常請教。《新政·變法》的資料編排得到他的改正，同時又蒙他賜以長篇前言，談及這些文獻的重要性，使積塵百年的舊紙，充滿了適於古為今用的生活力。然而，像本叢編這種題材比較專，規模又相當廣的文稿，很難引起出版家的興趣。藝文印書館有此見識魄力，毅然接受，這不得不歸功於該館主持人嚴陳鳳嬌女士——嚴一萍夫人。我的故友嚴一萍先生既是甲骨學專家，又是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的企業家。他在一九五二年創辦藝文印書館，所印《百部叢書集成》，是中文圖書館必備的重要參考資料。我有幸在一九六八年得識嚴先生，合作影印我家藏的《宋刊施顧注蘇東坡詩》；結交以來使我深佩他以學者精神來發展文化事業的志願及成就。他在十年前逝世後，嚴夫人繼其遺志，同樣地為學者服務；今春我們在臺北商談本叢編的計劃，她明快地分析綱要及細節，提出具體進行方式，毫不遲疑地擔起了出版的責任。我既欣愉又欽佩，在此謹申由衷的謝忱。

一九九七年秋葉將紅時翁萬戈誌於萊溪居

《內政·宮廷》(上、下)序

朱誠如

蘇南虞山脚下，常熟古城，人文薈萃，代有人傑，涌現過許多家業興旺、門庭錦綉的世家大族。遠自殷商時期仲雍的初興，中經元代時期黃公望的延續，到明清之際形成潮流，一批人傑橫空出世，羣星璀璨，交相輝映，其中就有鼎名於時的翁家。翁家自翁心存以下，累世公卿，兩度掄元，三朝帝師，數度宰相；帷幄侍講，掌理朝政；清風兩袖，爲人敬仰，在晚清的政壇中留下了不可泯滅的軌迹。

縷析晚清歷史（尤其是宮廷歷史），追述翁門的家世流變，不能不談及翁同龢。如果說，不研究曾國藩，就無法把握『同治中興』的歷史主導方向；不研究李鴻章，就無法縷清中國近代史的主要綫索，那麼完全可以說，不研究翁同龢，就無法廓清晚清宮廷歷史的脈絡。檢索晚清內政宮廷史迹，翁同龢兩任帝師的尊崇，憂國憂民的胸懷，追趕時代的意識，夙夜操勞的勤勉，彪炳歷史的業績，頗爲引人矚目；翁同龢以其不凡的從政經歷，成爲影響晚清政治生活的重要人物，以至於後世治史者，都無法忽視翁同龢在晚清的歷史足迹。

翁同龢自幼生長在北京，五歲時纔隨祖母回到常熟鄉下。太平軍李秀成部隊大鬧蘇南地區之際，翁同龢舉家遷往京城避難。翁同龢一生的政治活動，除短期任職陝西學政以外，幾乎全部政治活動地域都規限在京師。辛酉政變之後，父親翁心存重新受到兩宮的器重，執掌戶部大權，參與朝政機要，深得朝廷寵信。所以，翁同龢寓居京城的日子，遠離江南戰火的侵擾，生活無憂無慮，能夠平心靜氣地寒窗苦讀，金榜題名之際即高中狀元，由此『仕途經歷，一帆風順，兩朝帝師，屢任學官，回翔於刑部、工部、戶部衙門，更入值軍機、總署，參與中樞決策』^①。尤其是帝師的無比尊榮令普通朝臣刮目相看，被視爲聯絡宮闈與外朝的骨幹中堅，堪稱人臣之重。光緒皇帝親政之後，數年的師生感情凝結爲君臣的同舟共濟，翁同龢成爲光緒皇帝實施大政方針的基本

〔一〕戴逸：《翁同龢傳序言》，載《繁露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依靠。內有翁同龢，外有康(有爲)、梁(啟超)，促成光緒皇帝斷然變法維新，試圖改變國家積弱的狀態，使國家走向富強。當然，守舊勢力的黑雲壓城，摧垮了維新運動，僅僅百餘日間，戊戌維新運動就以『戊戌六君子』灑血菜市口而告終。同情變法維新的翁同龢也遭受牽連，早在變法維新走向深入的緊要關頭，就被勒令回鄉，進而由地方官嚴加管束，顯耀的官宦仕途由此畫上了句號。

翁同龢受任擔任帝師，臨時主持學政，參與總理衙門事務，入值軍機，運籌帷幄，尊貴隆幸。上述履歷固然榮耀尊崇，顯示出翁同龢不同尋常的地位，但帝師、學政、總理衙門行走均屬兼職，自翁同龢外放陝西學政回來之後，本職職位基本上回翔於刑部、戶部、工部之間。誠然，本職職位沒有帝師、學政、軍機大臣等兼職位尊權崇，引人注目，但部曹事務繁瑣龐雜，多是具體的行政運作，能夠更爲具體地反映日常國家事務的運營態勢。因此，透過翁同龢在三個具體的衙門職位的勞碌，我們可以更加細緻地透析清朝基本事務運轉的歷史痕迹。鑒於本卷只收錄了翁同龢在擔任工部、戶部尚書時期的文獻遺留(刑部只是存目)，所以作爲序言，也就只以本卷內容所及爲限，縷析翁同龢在擔任二部時期的歷史背景。

一八七九年六月，翁同龢被調任到工部。在此之前，翁同龢曾在刑部供職有年，政聲已起。但帝師的重責使翁同龢兩難兼顧，頗爲辛勞，慈禧太后遂將翁與潘祖蔭的職位對調，使其出掌事務略顯清簡的工部。

清制規定：「工部執掌京城內外一切有關涉及宮廷工程事宜。舉凡京城道路、橋梁、溝渠的整治修繕，皇宮內外宮殿的修葺，以及其他皇帝陵寢建設、修治事宜，都屬工部的管轄範圍。」

翁同龢任工部尚書之始，即整頓部章，勤謹辦事。爲熟悉職權管轄的具體事務，提出相應措施，翁同龢首先普查皇城所有宮殿的現狀。華北平原，春寒料峭，翁同龢率工部堂官普查皇城，實地查看各宮殿廳堂的老化破損狀況，分門別類地提出修繕措施，整治意見。臨近冬季，翁同龢又冒着凜冽的寒風，出京視察東陵、西陵，提出修繕帝王、后妃陵寢的建議，以提倡孝行天下的人倫道德風氣。翁同龢還憑藉自己的威望，約請兵部、內務府、宗人府等部曹對京畿周圍的八旗營房設施展開例行的考察，及

時補充修整老化的軍事設施，保持戰備訓練的基本設施完好。翁同龢默默無聞地恪盡職守，其勤殷做事、不事張揚的作風，贏得了部眾的好評。

一八八一年四月九日，東太后慈安突然去世，翁同龢受命與醇親王奕譞、恭親王奕訢、貝勒奕劻、額附景壽、尚書靈桂、恩承等皇親國戚辦理喪事。慈安的梓宮隨咸豐皇帝安葬在薊州普祥峪，是爲定東陵。從八月起，翁同龢率領工部員司操辦慈安入葬事宜。凡是喪葬需要的一切造辦事務，以及出殯儀程的演練，事無巨細，翁同龢均事必躬親，督導料理。十月，慈安太后的奉安日期臨近，翁同龢視察定東陵地宮工程，隨後以「恭理隨入地宮敬視奉安大臣」的名義，主持奉安儀式，夙興夜寐，值宿巡夜，終日辛勞，極盡人臣篤誠辛勞之至。奉安典禮完成之後，論功授賞，翁同龢以「悉臻妥協，勤慎周詳」而被優敘，加太子少保銜。

清朝成例，各部門均有自己的『祖宗成憲』，制定相關的辦事條例，作爲辦事的基本依據、規則，一般稱爲則例。爲保持則例適應社會發展的態勢，清廷責令各個部門及時修訂，以免落後於實事。但工部則例自從道光年間修訂之後，其後的幾十年再未修改，許多條文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首先是原材料價格在數十年間呈現出逐年上漲的勢頭，憑藉以往採購經驗做出的預算方案，往往脫離物價上漲的社會實情，令採辦人員左右爲難，無法完成採購任務，因此，迫切需要制訂新的價格採購標準。其次，物換星移，時世變遷，晚清以來的某些近代建築工程融合了西洋的格調，使一直習慣於規劃傳統風格工程的工部官員，面臨着前所未有的難題：對西洋格調工程建築的結構、建造方法等諸方面，知之甚少，甚至茫然無措；即便是比較熟悉的工程項目，建造材料發生了巨變，如竹料演進到木料，木料進化到石料，直至使用近代化的水泥。這種建材的巨變是傳統士大夫此前從未經歷過的，也搜尋不到先例以爲參照，遂無法準確估算用料的數量，做出精確的建造概算，於茫然無知之際，選定材料的品種數量、估價工程預算的資金等方面會出現較大的疏漏甚至失誤，浪費資金，遲誤工期。翁同龢保守封建理學，但不墨守成規，他忠於大清王朝，勇於任事，敢於負責，在察知工部條例滯後於時代時，即堅定地認定歷經百年的法令已經產生陳弊，主張及時修改條文。在他的親自主持下，工部修改了陳則舊例。一八八三年九月，新的工部

則例獲得朝廷批准，公布實施。工部的事務運作從此納入了有章可循的軌道。

翁同龢的勤勉任事得到了朝廷的認可。一八八六年一月三日，戶部尚書閻敬銘由協辦大學士升補東閣大學士。按照清朝典制的規定，協辦大學士可以兼職尚書，但大學士却不能兼任尚書之職。因此，朝廷調任工部尚書翁同龢補閻敬銘遺留的空缺。

欽命下達，翁同龢惶恐無狀，此前事務只不過是舞文弄墨，梳理詞章，放言心性，自知不諳理財，對於日常生活的柴米油鹽甚少予聞，惘然不知如何處置，因此聞聽聖命，不勝驚懼。他在當天的日記中表白了自己的心迹：『菲材當此劇任，可懼哉！』^①惶恐之情，躍然紙上。翁同龢此前曾經擔任過刑部、工部尚書，也是重要的部門，但那些職責尚有條文可稽或者先例可循，一般按律處置或宗法成例就可保證有勞無過。工部的事務雖然有類戶部，但比較而言，相對簡單清閑，事務單一，縱是翁同龢生疏的工程建築與維修領域，數月之間即能嫺熟駕馭，游刃有餘。戶部的事務完全是另一番情景，它執掌一國財政大權，是朝廷財政的運行中心，舉凡錢糧的運籌調配，各種雜項開支的經理，興辦事業經費的籌措，都有賴於戶部的運籌。而此時，清朝財政朝不保夕，日漸拮据，多次的戰敗賠款，使本已國庫空虛的財政更加窘迫，經費運轉屢入困境，特別是國家危難之秋，四敵虎視，八方鳴警，突發事件頻頻而至，索款函電紛至沓來，還有奢華的皇親國戚、王公貴族並不體諒時艱，各項官廷禮儀依舊大肆操辦，耗費巨額的國庫錢糧，因此，歷任戶部尚書皆視本職為畏途，幾乎沒有官吏主動願意擔當這一左右為難的角色。翁同龢知曉部務的艱難，父親翁心存就曾在擔任戶部尚書期間因『辦事未協』，遭到革職留任處分，殷鑒不遠，刻骨銘心。但君命難違，翁同龢力辭不獲之後，只好就任，從此親身體驗王朝財政的水深火熱。

翁同龢上任之初，正是清廷平定阿古柏叛亂之後，為加強西北防務，在平叛地區依舊保留了五萬多人的軍隊。為數眾多的戍邊兵丁需要大量的錢糧供給，年度耗費餉銀一一八〇萬兩，若再加上動輒數十萬兩的穩定邊疆『善後經費』，消耗錢糧數目之

〔一〕《翁同龢日記》第四冊，第一九八四頁，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版。